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義斷法卷四至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姜明新

書義斷法卷四

元 陳悦道 撰

周書

泰誓上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合萬物而並育者天地之至德統萬民而首出者

聖人之至誠

此理一分殊之說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之所以生成孰有外於天地者故以天地揔言物固物也人亦物也聖人亦物也此以理之一言之也靈萬物者人之所以異於物亶聰明者聖人所以異於人其位為元后亦不過為民父母不能徧及於物也此以分殊言之也天地無為故理一聖人有迹故分殊能循其聰明之實以幾於天地之

仁其仁民愛物安知不與天地同功特本其初而論之則理一分殊之辨不可以不明而君天下者之仁不偏愛當以愛為先務耳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為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相民聖人相天皆不過為民而已故君之於民不惟君以長之尤必師以教之不特政事之所加而深明教化之所及凡此者皆以愛民而措之久安長治之域耳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即綏而安之以厚其

生此經綸參贊之道非特民之所望於君而正天之所托於君也為人君者豈可謂不能而聽斯民之自為之理者哉

泰誓下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日月之照則有光光之極者則為顯文王之盛德與日月並明然光四方者明之普明顯西土者明之徧及虞芮之質成江漢汝墳之被化中天而照四方者

也岐山豐鎬之建都發政施仁之先後肇國而在於西土者也顯西土照者愈光光四方則愈遠武王述文考之德以誓師可謂善言德行矣

武成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人之興不愛爵土官職以待天下之賢能修學五教三事以正天下之風俗然其於風俗益惇明乎信

義於賢才益崇報其德功教化愈深爵賞愈厚庶官有所激勸而方民無不從化此其所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人見其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垂衣拱手坐享成功而不知其紀綱之布置意氣之感發有自來史臣紀武王無為之治推其致此者以終武成之書吉哉

洪範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洛書之出也九疇之數而已而禹乃即洛書以明洪範即洪範以為九疇是雖不離乎數而理已行乎其中矣蓋古今天下之大法即日用彝倫之大經禹因數以觀理而大法以明箕子即數以明理而大經以正然後歸美於禹而推本於天所以見理之果不違乎數故人倫天理之所由叙也攸叙者言彝倫之所以叙而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恊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天地自然之運孰有大於五行事物當然之理孰有加於皇極聖人明事物當然之理合天地自然之運一身之五事已參乎五行矣而尤厚於人之八政以因乎天合天之五紀以示乎人天人交感極參贊經綸之妙而皇極立矣故五行不言用以見二氣之自然皇極必居中以見一理之當然此洪範九疇之本旨而微箕子不能明其初與其所以用也初一是本

文曰五行是叙下皆倣此其次序則先說五行是天運五事八政是人事五紀又是天道天人相間說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數居中猶極之居中而四方上下望以取正焉者也正己以立皇極之本稽疑庶徵以行皇極天下之至善而合乎時措之宜然後參之神天以驗其從違示之以禍福以昭其懲勸而皇極之道無不行者矣

稽疑是决之鬼神庶徵是驗之天象嚮是勸之五福威是懲之六極聖人之懲惡勸善與天福善禍淫相參聖人者天下標準雖已建極猶婉曲以行之使天下之人皆通乎上下幽明之故而凛然於福善禍淫之天此民之所以取正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用天地生成之數故論其性稼穡乃人力生成之功故論其德論其性則天地之生成本於自然論

其德則人力之生成出於使然自然者從微而至著使然者發育而暢茂故水火金木惟以曰而於土穀以爰言於是而為稼穡也直言其稼穡而已非以名言

貎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肅乂哲謀聖者五事之用蓋人一身皆有當然之則能循其當然之則其於身

心動靜云為之間自有不可勝用者矣然則析而言之者如合而言之則敬者德之聚未有居處恭執事敬而不周於用也此敬所以為學之始終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未有思睿作聖而不能全其德者也此土之所以寄於四時也此又明疇者立言先後之序也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極居九疇之中如屋極為極中立而四方之所以取正焉者也然君以極為極而錫民此固上予下之辭至於庶民於汝極而保極亦以錫言何哉盖極者天下之所共由非一人之所得私亦非勢力之所能限量也以極之集福者言之則為上錫下以極之共由者言之則為下錫上上錫下則為皇極下錫上則為汝極盖皇極之君民相與者如此保極者言其常為天下之標準者建極而以福與之上錫下也廣矣此謂斂錫保極而終身也

行之則下之錫上豈不久遠而無弊哉上是為生民立極下是為

萬世開

太平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聖人之建立人極於成就人才見之盖天下之人品亦不齊矣聖人於有猷為守之人才念之而不忘於其不協極不罹咎之中人受之而不拒至於有康和

之色為好德之辭亦皆錫之福禄而誘掖其進是以有才者得以自見中人者足以自容而色言之善者亦皆有所激勸其成就人才轉移風俗之道無所不用其極斯世斯民所以悉為皇極之歸矣夫極者四方之所望而取正者也賢者勉而進常人者亦可以企而及宇宙間無一民不睎以為標準故曰惟皇之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

以言皇極之教必以是為標凖而取正於此也人之一心不中不平則必有作好作惡而失其好惡之正者矣義利界限之不明則必有猖狂妄行而失其所共由之道路矣盖處物為義在物為理道路者皆理之所共由者也好惡之偏不能遵而行之皆物欲蔽之不能行其所當然者耳故言遵義遵道遵路以見人之視此為標凖言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以見皇

極之所以為標準其原皆生於人心之私而昧乎天理之正使非有建極之君何以使斯民之會極而有所取正哉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王道即皇極也本廣大本平易本正道人人可行若大路然惟一念之私反覆蔽錮失其坦然之道無以造於當然之極故皇極之教欲其無偏於己欲其無

黨於人無黨於人復欲其無偏於已悉去其傾邪反側之累而共由於公平廣大之途然後天下之民無不會極而且歸於極矣會者合而來歸者來而至盖必至此而後為極故箕子反復其辭以明之而且以賛詠乎皇極之建天道之成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箕子更端之辭也敷言者敷衍為言不特上文所衍之言凡先聖後聖之所以垂世立教者皆言也

然聖賢之所以敷言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而實天之訓其所關係如此而可已於言哉此理此言斯民由之則為彝君師教之則為訓而天道精微之緼舉不外此故其言之不可以不敷而以箕子之賛詠皇極復為更端之辭以深明之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踐君師之教而近道德之光君之所以不遠於人也

推父母之恩而居君師之位民之所以不忘其君也父母之愛子甚矣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蓋惟恐其教之不孚行之不力而去道之遠也今既聞其教行其道以近天子之光華則其於父母罔極之恩何日忘之豈徒以勢而君臨之哉故箕子明皇極之疇於其將終言民之所行如此而述民之所言如此也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爕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而聖人治民豈不欲相安於

無為因其平康而一以正直待之哉以其時俗之不同氣禀之不一不得不委曲以施其剛柔而使終歸於無過不及之道也故强梗者以剛克柔和者以柔克此以剛克剛柔克柔酌其時俗之宜也沈潛潛退者以剛克高亢明爽者以柔克此以剛克剛以柔克柔矯其氣禀之偏也三德之用陽舒陰歛此民之所以皆協于中而會歸于有極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

成人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為君臣者皆有關於天所當深省苟能各省其失得則五者之休咎以時此蓋以位之尊卑驗休咎之大小也䓁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各當盡職如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朝野之休徵皆見此以一理之感應占萬事之太平也天有五行人備五事其責任之重則在王卿士師尹其泰和之運則著於地利人事賢才國家箕子於此蓋極言休徵之可考

而休咎之有由為人上者可不深省而勉圖之哉

卿士以下不言省槩上文也

旅獒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下之獻者各隨其方物上之受者不貴乎異物是可

以見聖德之感人深矣蓋其所慎者本人心天理之

所同得故其所貢者惟物産日用之常行使其敬德

不足以珍奇為尚遊於耳目之玩者無窮而本於性

分之真者愈怠又何以柔遠人而治天下國家哉是以聖人必先慎乎德持守之深而嗜欲之淺非武王不能慎此德非太保不能為此言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寳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明王在上四方遠國畢獻方物王者不自私而舉以分賜諸侯是以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寳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

以肅慎之矢魯以夏后氏之璜是已　上之所以柔遠人者此德君之所以賜諸侯者此德諸侯不敢輕易其物而視之者亦惟此德雖其所賜有同姓異姓之殊方物寶玉之異然德寓於物人亦以德視物則一而已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役耳目以為百度之正所以謹其外也不玩人物

以喪本心眞所以謹其中也然至理所寓不越乎日用常行之道摠言其要惟在於内外交養之功惟内之所養不至於妄發外之所養不至於妄受則存養周遍表裏如一又何至於喪德喪志而循耳目之欲哉西旅獻獒乃役耳目之一事而太保摠言内外交養之事無一不及亦猶太公丹書之戒于盤盂几杖無不銘之以示警也

大誥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寧王武王也卜天意之所寓也寧王遺寶龜而紹天明天之明畏已弼我丕丕基矣今日之有大事休朕卜併吉豈非天之明畏而弼我丕丕基者哉天將定天下之大業故上可以決天下之大疑天之所命所相所弼皆於卜而占之豈以昔之惟卜用可以驗天意而今之惟卜用不足以紹天明哉此東征之師所

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考之寧王而益信也嗚呼一言
成王之所感深矣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
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
圖功攸終
上天閉塞艱難之會因以立功而可成此為人上者
不可不極卒寧王之圖事也人君化誨誘勸之辭徵
之天人而可信此人臣者不可不終寧王之圖功也

寧王於武王所立之功則繼其志者在我寧人於武王所用之人終其功者在友邦君不敢不極卒者成王之所以自任於己曷其不于者成王之所以相期於人也反復乎古今參驗乎天人東征之師其可已乎

微子之命

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以世德崇湯祀所以存一代典章之舊以客禮待微子所以垂萬世久遠之休既往之統有傳方來之休未已盖其尚古之心不惟可慕之先王而公平廣大之心猶可以垂之萬世也尊先王而文獻足徵繼絶世而與國同休稽之古而不悖傳之後而有永王者之盛心可見矣

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先儒以整齊嚴肅為敬則齊之為敬決矣湯之學在於聖敬日躋敬以直內則聖無不通廣無不包淵無不測此其敬德之積如此膺上天眷命除斯民邪虐之害此其仁功所加如此然成王之命微子推本湯德必自盛德全善推之于以見功之著在一時而德之垂者愈遠而愈無窮是以尚論其德而推本於敬也　又按周之命微子必推其祖宗之德而商受之非無一語及之亦可謂厚之至矣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恊庸建爾于上

公尹兹東夏

有大德者必得其禄故自極人臣職任之崇有大人者正己物正故能布中外文明之治盖人皆有德而微子獨厚於德天歆享之民敬順之盛德之不可忘故建爾于上公然令德顯顯宜民宜人東夏之尹治當必有可觀者故成王誥命之辭稱其已然而勉其將然國在東方地為中夏治愈明而德愈厚此成王

拳拳之望也建爾上公所以崇德尹兹東夏所以圖治成王臨遣微子之辭期予于治之意蓋如此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往敷乃訓者成王遣微子就國之辭也欽哉者敷教之本也服命之不謹不可以訓典常之不率非所以訓率典禮之常以蕃衛之忠其訓教之所由敷者乎欽哉一語其又敷教之本領者乎成王之命微子曰庸建爾于上公上公之服九章九命其衮衣綉裳近

於天子僭逼之愆常必由之能敬以敷訓則必能慎以輔君敬與不敬之分於此可見

康誥

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

明德慎罰爲康誥之綱明德又慎罰之綱文王之德見於恤窮用人敬賢至於威其所當威耳明德之用周而威之用寡康誥詳言其德蓋指其顯於民者言

之也文王之德可以區夏而肇造之初惟聽一二邦之漸修如虞芮之質成江漢之教行是已其尚德不尚刑之意昭然於天下故其以漸脩治之化悠久而不能已於人心者此蓋惟文王能之而皆非有心於天下也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此武王告康叔以明德之實也德無常師其於義理之無窮體用之周徧豈可以一言盡哉近守家法既欲其祗述文考之事紹其所聞而服其德言矣遠師聖哲復欲其求之殷先王又遠爲商耇成人又别求聞古先哲王皆所以探索義理之本原而推廣實德之功用其紹聞以行文王之言宅心以加教誨之道皆所以修己也用保乂民用康保民皆所以治人也此四語者互言修己治人之事經緯以成文非謂師

文王專商耇止為修己求殷先哲與古先哲止為治人合而觀之則可以語明德之學矣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無遺商耇以端治本而明化源稽我古人之德以安萬民而保一國然後此身之理能究其所從出此身之德能充其有餘可以不墜吾君分土分民之命矣然止能不廢在王命終可免過而已非以為已是也

則康叔之尊賢而稽古弘道蓄德者豈可有一息之不勉而不思王命之重哉

乃服為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殷民之關係甚重康叔之責任非輕盖弘王化以和保殷民者此民也助王室以安宅天命者亦此民也深思夫承宣夾輔之寄而反復乎人心天命之由其必思所以作興鼓舞其民而去其舊染之汙矣以殷民之舊俗而康叔能作新之則夫乃服之事無大於

此者此大學克明德亦引康誥作新民之語以明之也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明罰以服人心之公戒勑以勉人心之和和則安矣未有安而不治者也人惟心服是以心和是以去疾之心去惡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久安長治之計常必由此此猶足以見明德慎罰之效人心感通之速不

可以商俗之汙而謂其不可以安且治也　明服如四罪咸服勑懋和如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去疾如沉痾之去體保赤子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皆人心自然之感應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敬典者一國之常法敬以持之固可以裕民矣敬忌者一代之家法敬而有戒慎則庶幾可及乎文王之

裕民也而敬敷五教在寛之意皆所以寛容養其善心而終免於刑罰能如文王之發政施仁矣化行乎江漢彼裕我民豈不綽綽乎有餘裕以此治殷民此則武王建國治民初意庶幾其可以少慰懌也此武王康誥之書所以終慎罰之義如此而拳拳有望於康叔云

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爽明也惟思也迪導也求等也明思治民之道而導

之於吉康之地固治民者之責熟武王之心未嘗不求諸已未嘗不明其德深思久安長治之本原而殷先哲王為等匹躬行踐履實已足為標準於天下而非一告之康叔也康誥之書大要言明德以慎罰故始責康叔以廸民而終身自任以康乂亦可謂深知治本矣民何幸歟

酒誥

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猷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言文王之民其風俗之厚如此故其德業之成如此也烝斯民之相詰詔每於小子之時導之以恒産恒心是以能承祖訓而聰聽之於德之謹告之以德無小大是以能視大德而惟一教民每於小子之時而成德由於小德之積蓋教民者不至於後時進德者能成其大德所謂廸小子猶三代所謂小學之教也所謂小大德猶商書所謂爾惟德罔小也若以謹

德為小德而不思其為大德之積豈文王之民所以

教小子者哉

茲乃允為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

家

事以人事言德以天德言臣之於君有一職則必有

一事而正者所以治之也至於元德之盛大與天同

功則為天德而王家永不忘矣蓋正事者人能為之

元德則天亦順之其永不忘於王家者乃世臣德與

國家同休者非特各治其事而已也妹土之臣能不荒於酒德以各正其事可謂盡臣道矣而武王所期之遠不至於與天合德與國家同休不止蓋君子愛人以德而期於成就德業如此

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

古今言敬惟畏字最切蓋其始也一念之敬畏廸行於天民人已之間所以交致其敬也其終也一堂之

敬畏貫乎君臣輔弼之間所以交致其敬也商先哲王所以自治者如此而君臣交修純一恭敬賢聖之君六七作莫不皆然葢始猶以一身持循之常法其終則為一代相傳家法矣奚至於縱酒敗德哉　經德者修己也秉哲者用人也

梓材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所謂係屬人心

者固不可不以民之情達之大家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能制命是以臣皆承命尤不可不以臣民之情達之王也　國之政有臣有民其始已達之大家矣總而言之何往非臣其情可不達之王乎諸侯承王命以牧民中立於君臣之間不以臣民達大家無以示一國之儀刑不以臣民達王者無以正一人之體統斟酌於人情之宜而歸尊於王朝之重武王封康叔之初拳拳及此亦可謂深遠之慮矣　巨家所

謂故國世臣孔子所謂卿大夫邦家也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

監罔攸辟

引養引恬者武王責效於邦君御事之新命也罔攸辟者自古王者建牧立監之初意也引掖斯民於安養生全之地惟在於仁邦君與皆有責焉開置監國於畿内所封之地不在於法此牧監之所當謹也武王封康叔於衛三篇之書皆以保民而主慎罰恕民

庶者諸侯羣臣之所共理而刑罰者監牧之所得專故於三篇將終之時言其總命諸臣之意如彼而究其立監之意如此何至輕用其法而有乖於仁哉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

稽治敷菑廣去草也疆畔畎渠也塗塈泥飾也梓良材可為器也雘采色也武王之封康叔於三篇告戒

之終而喻以三者農工之事若分而言之則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耳若合而言之則封國之初先欲除惡之廣諸惡既除在於立國之堅然後正其制度紀綱加以修飾潤色而治國之道終矣此又一節深於一節而是書之所以長於譬喻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

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以下羣臣進戒之辭如名誥洛誥所云錯簡在此亦不知其為何人作然其為進戒成王之辭無疑也

今王之所言惟當效先王文武之所為先王勤用明德以懷諸侯皆夾輔王室以享上復如兄弟之親方方而來視效吾君之明德盖明德之極功也今之為后者亦式舊典而已矣舊典者何也明德而已矣明德無君臣之間故上作而下應明德無古今之間故

前作而後述昔也庶邦享而今也庶邦丕享盖亦德之所傳愈遠而所感愈深耳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其是之謂乎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后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以今日之廣土言之則天固悉付以中國民矣於中國之中而猶有迷民令王可不務德而思有以和懌先后之哉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後之以左右

民是非今王之民乃先王所以受命于天之民也葢商俗迷惑染惡之民自今日而歸於德化則克受天命之先王庶幾其可以少慰而天之所以付中國民者始可無負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者辭之終也若茲監者意之所未終也人臣之進戒於君所以祈天永命者言有盡而意無窮今徃何監非欲其萬年惟王而且與子孫常保其民乎葢萬

年者一身之壽可以君臨天下子孫者一代之傳常永保其民所欲之深所期之遠故其所言之益切而所監之不違也所謂若茲監者亦於上文明德祈天之事而言耳

書義斷法卷四

書義斷法卷五

元 陳悅道 撰

召誥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誕膺天命者必懷深長之憂忠愛其君者必致深長之意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而亦有無窮之憂也

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及於此則凡所

以格君之心而勉君以敬者其意豈有窮哉惟於敬德則誠實無妄視聽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而天命長保矣𤼵此未易言故召公歎息其辭以言之而又反其辭以明之也周公無逸之書凡七嗚呼召誥之書凡五嗚呼其旨深矣

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其丕能者召公期望之辭王不敢後者召公勉勵之辭能納民於大和則今固休美矣而民之巖險可畏

常伏于大和盛美之中恃其已和且美而不汲汲於畏民則人心險於山川殆有可畏者矣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此之謂也　誠而休者和氣之薰陶也畏民喦者事勢之倚伏也見於令者雖可喜而圖其終者得不長慮却顧思先務之為急哉

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之作成王所以中立於天下而奠三極也以對

于上帝以祀于上下以布政于中土之民盖自今日始矣然此一人之私謀一時之苟合也天之所以付托者已有成命矣民之所以望治者益為休美矣王猶承天意以治天下則大邑不為虛作而成王之身所以貫通三極者豈不為益美矣夫兩言自時言自是而為三極之主也末言令休言自令而有無窮之美也此召公述周公之言以告成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以殷御事親近副貳于我周御事所以節性而使之進於善也以敬作所動静云為止於是而不遷所以居敬而為之立其準也為之薫陶漸染為之品節防閑使人有所勉勵而趨善孰若為之視儀聽倡為之端本澄源使人有所觀感而皆安處善哉既言節性又欲其日邁望於殷臣者無窮既言敬作所又言不

可不敬德望成王者亦無窮也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者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中圖治之初正將為傳遠垂後之計然其所以格天心保天命惟在敬德而已其兩言王其者期之之辭也其終言祈天永命者求之之道也天道不可求而求之者在乎敬德人事必可期而期之者亦惟在於敬德疾敬德者勉之於已不可緩也德之用者祈

之於天不可欺也此宅新邑之第一義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居天下之大位者必有首出庶物之大德其聰明冠

倫出類拔萃固已異乎人矣下及下民皆刑而用之

則而象之普天率土無不觀感興起於下則於王者

之德尤為光顯也王者非有意於顯德其所以尊為

天子者在德元焉有此元德無一事不可為法無一

民不與俱新其德之光顯自有不可揜者矣究論王

位之所在則惟在德元耳不自知其明明德之功如此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受天永命而丕若有夏欲其過之也勿替有殷惟恐其不及也上下君臣平日之所勤勞憂恤其所期望者亦庶幾其如夏商之歷年至於以小民則自可以受天命且可以受天之永命是民心之係屬猶勝於

君臣君臣之憂勤至小之微民能受乎至久之天命小民吾能以之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則永命自能受之此亦必然之理不特為期之辭也

洛誥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大臣之輔君將期以至遠之業賢君之答臣必待以至重之禮蓋周公之誨言將以營洛而告卜也周公之營洛將以予億萬年而敬天休也天休即休恒吉

之兆誨言視予卜之文非常之盛事建此無窮之丕基安得不以非常之盛禮益其忠告之誨言乎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舉祀典於新邑且咸秩於無文周家之盛禮也齊百工於宗周尚庶幾其有事周公之盛心也盛禮所行無徙不及宅中圖大之初可謂非常之典矣周公之盛心惟率百工以從王欲王自教詔之以庶幾有事

所以見禮樂征伐無不自天子出豈如春秋衛國所謂祭則寡人政由甯氏者哉元老大臣德盛禮恭其事君小心於此亦可見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之辭

周公之明保君德以其能稱丕顯德也稱舉而大明其德也其身正蓋隱然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後以其君發揚祖宗之功係屬天人之心前不愧於文武仰不愧於天

俯不怍於人此皆周公之能明其君而非公之自明其德何以致此

一說以答天和民串歸揚文武烈謂所以繼志述事惟天人二事耳然揚應天順人之極功必有君臣交勉之盛德君臣之盛德相為輔佑則文武之大烈無不克周所謂永保文武受命民皆此功之積也亦皆此德之驗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既定宗禮則稱元祀而秩無文此洛邑已行之祭禮也德化已行惟夙夜而承祭祀此繼今以後常行之祭禮也厚尊大禮舉秩大祀此八字是古註今合用之臣不以德教為已明勤施以迓太平而紹先志君不以大臣為可恃益加毖祀以奉宗廟而承祭禮盖不恃其祀禮之已盛而益謹於祀禮之常行其曰夙夜毖祀皆所

以養誠心而端政本非一切仰成而已也成王留周公以治洛其交相勉之意亦可見矣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凡民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是下之享上皆出於中心之誠也成王之責以安民為政事周公之德以一身為儀刑其曰勿斁曰勿替皆此心之誠而不已者以君臣之同心運不已之誠心是以四方之民無不來享盖千萬人而一心也四方

來享且明於世享盖千萬世而一心也一心所運無

君臣之間則一心所感豈有久近之間哉此二句有

君臣相為責難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留之辭

為人臣止於敬責難於君謂之恭周公拜手稽首以

復王命此所以尊祖其君而行吾敬也周公之承命

留以保文祖受命民所以責難於君上而大居敬也

留治洛邑奉令惟謹深思所以承保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受命民二句皆為受命民設烈考以下有人使天下人心之久安文謨武烈之益著此其所以弘大責難之恭豈徒在威儀進退之間哉

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即典章之文也獻即所謂獻臣也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故曰恭先

厚於文獻為周家恭敬之合主所以正己待人圖治

之本厚也化行中土開萬邦休美之盛治所以宅中圖治之極功也皆周公所以期望於成王之辭故有兩其字𢙎欲期以至治之功必究其出治之原故雖特言其成績而治洛之政一本於王之恭敬其獨惇厚於典章殷民者則其恭先之目耳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

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故曰孚先

周家一代文武之成功何往非文祖世德之所及令日洛邑之新政多子御事共厚前人之功信可慰民庶之心矣然非德無以為功也非臣倡之以信非君示之以刑無以殫文祖之德也篤成烈者羣臣之所不敢辭繼世德者君臣之所當勉故周公以孚先自任而以儀刑之成望於貽子盖必其所孚所刑者無一不盡文祖之德然後可以圖功攸終耳功則兼言文武德則惟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以此自勉而亦

以勉成王云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多士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修己敬神一代相傳之心法代天澤民一代相傳之治法心法合前後而如一即太甲篇中所謂克敬克誠也治法合天人而為一即太甲篇中所謂懷于有仁者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蓋其明德

之貫通於幽明者至於天之保乂殷殷王之守帝則德之流行與天同功使天下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則明德之所及愈遠矣周公告殷多士備舉商王之德宜必自其本而言之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王敬作所〈北辰居其所此之謂所君子之止於至善而不遷也農之依田魚之依水此所謂依言小人之

得所托而不離也君子之所謂所亦無逸而已矣小人之所謂依亦稼穡而已矣無逸而知稼穡之難則雖安逸之時亦能知民所依而不敢忽所謂以勤處逸也周公作無逸之書以告成王言其所能知其所則必能知所依矣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嚴恭寅畏皆敬也敬之所積皆天理之流行固足以

自撿律其身而以身為度矣若夫治民之祗懼無怠則其敬心所發見而自不能已享國之悠久無疆亦其天命之在我而仁者必壽治民之敬皆誠心充積之盛享國之久亦天理自然之安周公舉此以見誠之不可揜効之必可期固非強勉於人而責報於天也即嚴恭寅畏四字觀之則中宗之積誠敬久矣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二王之抑畏謙下以持其敬者也人能抑畏則凡所以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無往而不畏矣文王之卑服節儉均以成其敬者也能卑服則凡所以卑宮室菲飲食節嗜好亦無往而不敬矣然二王之抑畏以克自言指其持身之素而言之也文王之卑服以康田功言指其及民之功而言之也將以持身則不敢逸將以及人則不暇逸皆敬之流通而為無逸之令王其所用之不同則所遇之時所居之位有不同耳

周家一代相傳之心治寓於治法則無不同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以文王之徳備道而全美故文王之政勤身以及民徽柔懿恭所謂文王之徳之純也徽柔則極其和能合天下之大和懿恭則純乎恭故篤恭而天下平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盖惟恐一夫之不獲是以在巳愈約治民愈勤謂之咸和萬民則非止小民鰥

寡而已然其和順之積中發外誠心之篤近舉遠非

盛德至善其孰能與於此哉論文王之仁政非一言

可盡尚論文王之盛德則一言足以該之矣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哲智之明也迪哲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孟子所謂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商之三宗與周文王有賢聖之

分而四人皆以迪哲蓋無逸一書專為能知小人之

依而言如中宗之治民祗懼高宗之大小無怨祖甲

能知小人之依文王之懐保小民惠鮮鰥寡皆灼知其所依而且允迪其所知故以四人迪哲稱也勉勵其踐履之實而開導其聰明之益周公之有望於成王也深矣

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

天欲扶持人之國家則必有維持憑藉之世臣湯之

受命有伊尹以格皇天見於咸有一德之書詳矣太甲之時復得伊尹以居保衡之任有以安天下而持其平是伊尹一身歷輔乎聖作明述之君兼盡乎格天保民之事天命之所以延洪王業之所以不墜也尚論商家之天命而枚舉商家之賢佐舍伊尹其誰哉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周公備述殷家之相傳枚舉當時之賢相伊陟臣扈之輔太戊克厭天心者也巫咸父子之輔太戊祖乙勤勞王室者也此皆各舉其所長而紀其功用也若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紀其舊學之臣而不及傳説豈非問學之本無大於天人之功業者歟古今帝王言學之詳始於武丁甘盤蓋本原之正則功用自弘所以善相其君者固不專以一事名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秉

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天之純佑商家以商家有賢人而實也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矣惟天佑商家故商實商之所以實則以其中外大小之臣皆秉持稱舉其德不至於曠庶官夫以內之百官百姓與夫王臣之微皆秉持其德以憂君之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及奔走服役之人皆惟德是舉以治君之事此其真才實德之賢參錯而列於中外而商之國實矣其實之也以德其所以

實見天之命也一時賢才氣類之盛國家氣運之昌

茲豈偶然之故哉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

若太顛有若南宮括散宜生見而知之孟子武成注疏及史記亦多載閎夭等事然非事

實亦不必屑屑舉其功也

文王之德之政顯于西土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皆

華夏之地文王一身自足以修治而調和之故周公

稱其克修和以見惟文王能之耳文王既自能之又

何待于五臣之助哉周公舉此以見文王之治中國猶可資于五臣則今日之君奭若之何而可去也至治之極文王能之輔治之人文王亦多有之其止言五人者舉其概若尚父之功亦不與焉以見其不盡紀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純佑承上文天惟純佑命之文也秉德承上章百姓

王人罔不秉德之文也亦惟者言文王之德亦如殷
而畧舉其文也天之佑文王純一不雜可謂專矣人
以為天命之純佑而秉德五臣獨以為天威之照臨
若真知威類之不可犯者然五臣之相與輔佐文王
相與昭明其德廣宣其化著見丕冒者無不覆夫豈
聞而知之乎純佑之天命其又將專歸乎盖羣臣雖
畏天之威而不能不明文王之德天聽有不可掩則
天命終不得辭自天佑之故宜純一如此也

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人不能大其所監則必不能裕其所謀君奭之所當肆監者周公所言之辭也君奭之所當猷裕者前王後王之業也我周文武受命之美實有艱難之責任我周繼王繼述之重實望夫明哲之作則皆君奭所當寛裕其心而遠為之圖者故周公於召公之求去力挽而詳告之能大監於此則必能深謀於彼㢘幾

可以延洪文武之天命昭示嗣王之凖則艱者不終難而迷者不終惑也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朂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曰者武王之言所以言者武王之心也昔者武王空臆以命召公期之以為民極故其所言既欲明勉以輔嗣王如耕之有偶又欲其亶誠以載天命如車之有馭又復欲其如文王之舊德以丕承无疆之休下

輔人君上乗天命遠期祖德傳之无窮其悉以命汝者非敷乃心乎其必自任以天下之重重非作民極者乎盖武王之所言即武王之敷乃心而言之一節深一節則所謂无所不用其極者也召公於此可以悠然思矣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

當成王時泰和休美之治非二公之棐輔何以及此

然文祖之成功未竟四方之政化無窮近而繼志述事遠而布德行化必使文王之功成於不怠海隅之地莫不率從然後為篤輔之極功篤如為信恭之篤勉勉益厚使文謨之丕顯者无不成而極地之載者無不服庶幾可以塞吾二人之責而無負於篤棐之任焉耳又豈止如今日之所觀而已哉

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民以順治為德若召公者已知民德之有初矣而終

之未可保也臣以用治為敬若召公者已知此言之當敬矣而敬之不可已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之辭故勉公益持其敬不可不如民德之有常敬順其言而深思天下之用治召公之敬德有終則民德亦有終矣

蔡仲之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懐為善不同同歸于治

古之聖賢不敢取必於天命人心之所歸而惟取必於在我之為善蓋事理之當行人情之可欲皆善也以德動天以惠懷人亦善也天命猶有去留人心猶有離合惟力於為善則善之所積即治之同歸無親者親於德無常者懷於惠所謂同歸于治者舉此可以類推而為善之治亦未有大於此也可以善推其得之不善則失之蔡仲之聞斯言也可以善推其所為矣

多方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熈天之命

人謀之不裕者以其心之不實也人心之不實以其不知天命也苟知天命則必能夾輔介助以治王事而享天命亦必能宅宅畋田以順王道而廣天命竭其人力而循乎天命則事事皆實理而動静云為之間無有不寛裕者矣寧有欺詐之私而為廹切之謀

哉成王伐淮夷而歸作是書以告四國多方亦欲其常畏天命以盡忱裕之道耳其三曷不之辭委婉開導上陳天命下極人事亦可謂忱裕之言矣

忱如尚克時忱之忱裕如告居乃猶裕之裕此三言曷不者責其何不如此下文四言爾乃者責其不可如此

立政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拜稽以盡其禮所以見君位之為尊而將有責任之
重也嗚呼以致其嘆所以見用人之為美而實有無
疆之恤也王之左右有三宅以任政又有綴衣虎賁
以侍衛皆有輔佐承弼之責皆職任之至美而擇選
之當謹顧世之知所憂者甚鮮此周公所以慨然興
嘆也為人上者烏得以勢任之隆權柄之專而輕用
人哉致敬以表天子之尊使知惟辟作福致嘆以言

五官之重使知為君之實難此立政之書所以作也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于九徳之行

國勢與人才而俱盛所以為事天之實人才惟九徳之是求所以見用賢之實有夏之時天下莫強焉宜無得於人才之助矣而夏王之用心以為天實生賢不翕受而敷施之是為褻天以天視賢則其招徠之意何知已然國家之用不當徒取其過千人之俊而

必信求其實有九德之行故用人之際廸知而非苟知恍恂而不輕信凡臯陶所謂行有九德者無不真知其底蘊而恍恂於任用此其知人之實行乃所以為敬天之實意而古人有行之者惟夏為然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

有夏之人拜手稽首以告后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言宅乃事至兹惟后矣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

蔡氏之說已盡之矣為人臣止於敬而責難於君謂之恭其尊之以名者非虛文聖人不偏愛而急親賢之為務其告之以實者非贅辭自古君臣之相告教臣盡臣道也自古君臣之相安君盡君道也於其君忠告而善道之乃所以尊一人於其臣審擇而信任之乃所以安三宅有夏君臣之相與蓋如此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湯以七十里升為天子其能大治上帝之明命者豈有他哉能用宅俊也所以能用宅俊能即宅俊也用宅俊則預為儲材所以分職任而垂無窮即宅俊則各就名實所以尊師傅而為矜式此其用人之周尊賢之至非所謂能自得師者歟國家政事之分任无非上帝畀命之流行典禮命討皆具昭昭不可揜者湯出而丕釐之是必有分任其責者矣

天下三政總而言之則曰帝命分而言之則曰三

衍宅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

實能就是徳而不浮其名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

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恊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

德

湯之用人至周至密故其治民之功至純至大克即

宅俊見前蔡觧但以就訓即葢與洛誥之伻嚮即有

僚旡逸之即康功田功同義皆使之得其職而著其

才也湯之即宅俊實能克之其嚴思而丕式之者所
以即宅俊盖信乎其能用宅俊也尊禮成就已用未
用之人才協和化成在内在外之民俗此其新民之
極功可驗用賢之成效非湯不能至此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克厥宅心能其三宅之心克俊有德能其三俊之德
也或云克厥宅心當作克知厥宅心或云克即知字
盖古人言語之相傳或有脱字而以意逆之可也如

言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不言準人舉人舉其重者而知其併及三宅三俊也然題上有三克字盖惟文王能知三宅之心故能立三宅之事惟文王能知三俊之德故能儲三俊之才言此以見文王之誠能而他人不能也以宅心為君心非是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受丕基即下文所謂愛民

此承上章言文王之能用宅俊而繼言武王亦如此

也武王率循文王敉寧之功故不敢替撥亂反正之才率循文王丕顯之謨故不敢違休休樂善之士才德兼用功謨並著基業之大而益大其不以此歟周之王業始於文王而成於武王故謂之並受其所以能並受者以其義德容德之交助也其所以能並用者以其敉功嘉謀之率循也其所以率之者有無窮之才則其所以受之者豈不足建無窮之基哉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

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立政者此篇之名也繼自今者成王為政之一初也俾亂相民和獄慎者三事中之目也立政之要孰有大於三事者乎然必有以知宅心之所順然後君子各得展其所長必有以望君心之所守然後小人不得乗其閒隙所謂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也知賢才之心則衆務畢舉可以為立政之助知吾君之心則終始惟一可以端用人之本自今立政此

外無他道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有司之牧夫即司牧也庶慎則國之禁戒儲備天下之事莫重於牧民故於有司之牧夫必訓勑其用命與違命者至於庶言庶獄庶慎所掌各有人文王未嘗侵官也朝廷之事次當慎於出令故惟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至於庶言之所以出納亦有不容不知者文王亦非敢盡付之無為也然謂之罔

攸兼特不兼其事耳猶知之也謂之罔敢知則初若
未嘗知有其事者信任之益專也事之大小已斟酌
其輕重而事之行否付之職掌至於文王之敬畏思
不出其位之意則流通於國家政事之間非文王不
能處之各得其道非周公不能知文王之用心如此
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為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

人君思賢之心見之一話一言而不忘然後治民之

功白之惟天惟祖宗而無愧盖民非我之民乃受之於天於祖宗非成德之彥固無以共治之也知受民之必有所托則必知賢德之不可一日忘是以必終思之而且不敢一語忘之也一語之輕稍有不專任賢者之意則小人乘間而入又烏知賢才進退關於乂民之政如此其重哉

末惟如商書之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詁言如詩所謂永言孝思永言配命是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文者周家一代治體之所尚惟正者周家治職之所

分葢成王為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不言武者以

見成周盛時禮樂彰法度著郁郁乎文其自今以美

矣然一時之文治雖已具舉而官之職守不可以相

侵如刑獄禁戒儲備之事皆付之正人以治之不可

以一時之快意而或誤之也前言罔兼于庶獄庶慎

繼言罔敢知于兹事之大小惟恐獨斷而或有失誤

此言經世之文非可以苛察果敢爲之文也

凡事不明大體而皆欲以身任之者必至於失誤

亦非所謂經世之文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玆乃俾乂

立政者必建三宅之官非克宅之不能得其才以居其位俾乂者必玆三宅之助非克繹之不能繹其才而盡其用由繹者由其外以繹其中由其言以繹其

心由其德以繹其用細繹用之使之展布四體而各竭其力以事上庶幾可以俾乂而古今王者相傳之治法不外是矣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者今日之新政用人者所賴以共治焉者也然欲成輔相之業則必明取舍之端蓋憸人者吉士之反而治之撓給者必不能勉勉以輔國家也自今立政固朝廷圖新之一初而憸人吉士尤國家理亂之

所係故周公之言立政用人勿以示禁止之嚴而惟以示倚任之重藹藹王多吉士其於治國平天下也何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兵威之詰治其地有限德業之繼述其意無窮禹迹者九州之地也海表者禹治水之所及也非詰戎兵無以服人心非廣德業無以繼先志然詰奸刑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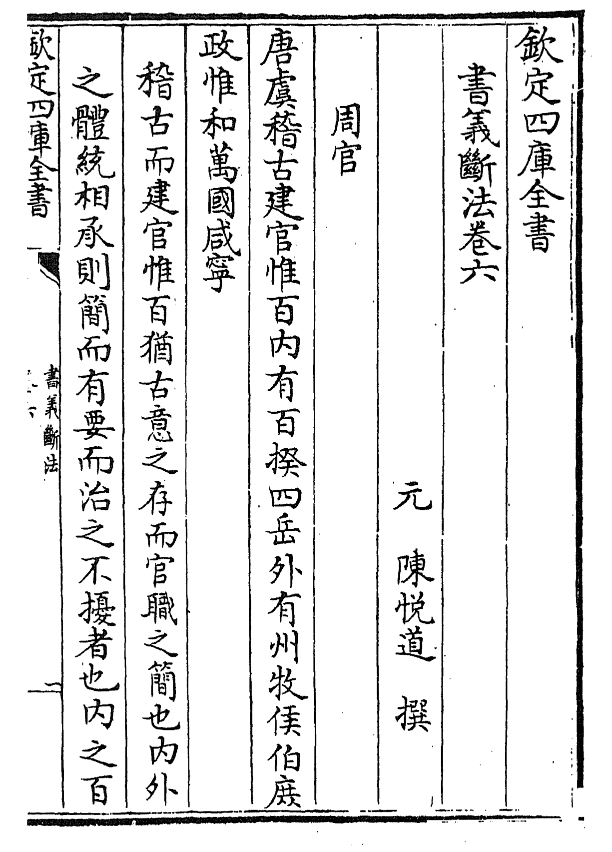
兵至禹迹海表而止覲光揚烈之責所望於後王者豈有已哉耿光者德之著必如親見之大烈者功之成必益發揚之使明者愈明而大者愈大斯亦為立政之要而周公之所以拳拳也

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刑罰之條例必得中使後王法式而慎用之此蘇司寇之治法也敬畏之心常存使國家久遠而利賴之

此蘇司寇之心法也周公立政之書末及庶獄於其終也特呼大史書司寇蘇公之法以為一代作程故不特取其中罰之可用而深取其敬心之常存周公一代維持憑藉所以為有道之長者已在於此烏得不探其心術之微而特書以垂訓萬世哉

書義斷法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書義斷法卷六

元　陳悅道　撰

周官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稽古而建官惟百猶古意之存而官職之簡也内外之體統相承則簡而有要而治之不擾者也内之百

揆摠百官四岳摠方岳外之州牧各摠其州之諸侯
侯伯義次州牧而摠諸侯是其制與古不殊而獨得
其要可謂和矣未有庶政之和而萬國之民不安也
後世官愈煩而政愈擾政愈擾而民亦不寧盖亦未
明稽古之制而亦未得擧要之道耳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用人之多乃可致治者夏商權
宜之制也有王者明於治體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

者明王立政之經也用權宜之制則觀其會通以制其繁簡非曰官制之一定而不可易也審立政之經則擇其實才以列于庶位非曰官職之既多而可妄用也任人乃所以立政立政則所以用人三代之所損益於此可見矣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三公之任大矣三孤特其副貳而責任之淺深亦自不同蓋三公坐而論道以經大經燮理陰陽以賛化育不有非常之質固難以任非常之責也三孤範圍天地之化輔弼一人之身三孤尚難於得人則亦可以為三公之副也論道大於弘化燮理重於寅亮而一人之身若不敢以累三公者則輕重淺深之分而

國家所以立公孤之本意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

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冢宰之職無所不統而典禮尤邦治之大者也故冢宰雖統率百官以佐王平邦國而地官司徒佐王擾兆民春官宗伯佐王和上下即次之亦如舜之命百揆而於契之敷五教伯夷之作秩宗未嘗不加重也况周之宗伯實兼禮樂之事而功用之極貫幽冥通上下其與司徒皆非若夏秋之卿止各任事也以此二卿繼於冢宰豈非百官之最重而四海之所由均

平者乎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天子曰兆民泰和雍熙之治能使之阜厚化成者豈一手足之為烈哉盖六卿之職各有率屬官以尊而統卑也九牧之治各聽信於六卿以內制外也尊卑有統而內外相維莫不竭力任事承流宣化以休養生息斯民為已任民之阜成不亦宜乎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以公滅私民其永懷

一官必有一官之事一事必有一事之令政令之行否固可以見職事之修廢人心之從違尤足以見本心之公私世之析人圭儋人爵往往慢令而曠官者皆其天理之公不足以勝人私之私故其令不行而官為尸位不知心術之隱微理欲之消長已固已如見其肝肝矣成王之訓官既欲其慎乃令以持守官之敬尤欲其信於此以驗其秉心之公當時之任職

居官者其必自味於斯言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

學古而以制者前代之法也典常而不易者周家一代之法也二者皆所當學然入官之初已明古制必能不惑於政理而隨事有以裁制之矣蒞官之時益必守家法凡所以尊崇而師法之者又何可一日忘哉學古者言其已然而其爾者期於必然議事者隨事而次之作師則終身行之此成王所以訓官而有

官君子之所以為學者固如此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人能詳其所戒則不憂其難立志之初固已期於功崇矣事業之不勤功無由而積此有志而不勤者之所當戒也廣業之勤固可積功矣臨事之不斷則志與勤亦虛用此臨事之不斷者之所當戒也立志以止其始勤果以成其終卿士所掌之職事必先難後易而無有不就調理者寧有後艱之足慮哉

位不期驕禄不期侈恭儉惟徳無載爾偽作徳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位禄不驕侈於外必有恭儉之實有諸中恭儉之實有於中則其休拙自日異於外盖有位禄則驕侈自至不期然而然者矣徳偽異則休拙自殊亦不期然而然者也是以君子知恭儉之不可偽為尊其天爵而不循於人爵則自然心逸日休之樂而無心勞日拙之苦又豈有矜驕奢侈之失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能有才者朝廷之上所以相推讓者惟此所以相稱舉者亦惟此推讓在稱舉之先稱舉在推讓之後其相推讓者濟濟相遜可以見氣象之和而政不龎雜其相稱舉也惟賢知賢可以表才能之實而用必得人盖因舉人之才能而知舉人者之才能王者之知人善任使盖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官無尊卑必以敬為主治民者無遠邇可久安長治萬邦之廣有兆民焉民生之永康而民心之永懷是豈可以聲音笑貌治之哉官者治民之官政者治民之政而諸臣之所以輔佐其君者亦惟在於安民蓋舉其詳皆職分内事舉其要則敬之一字而已成王訓官之終篇嘆息而言歴舉其職而一本於敬言有

盡而意無窮也

君陳

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孝於親而恭上此言君陳令德之綱也也孝友於家而政施於國此言君德令德之目也齊家而孝於親施政而恭於上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東郊之政舉而措之耳然成王之命君陳始稱其德而終勉以敬

蓋敬之一字又貫徹孝恭之德而通乎家國之間所謂能敬必有德不可恃其德之能施於政而不思夫政之必主於敬也此成王臨涖君陳尹茲東郊之誥命故其言之拳拳如此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留洛毖殷也有師之道所以教之有保之恩所以養之民之懷德深矣君陳繼之必謹守其所司

必率循乎常典必勉力以明公之訓然後民其康乂此以賢繼聖之功効不能不與周公少異然謹職守循常憲於周公之訓盡心力以懋明之民亦稱治而往聖之盛德大業庶幾乎可及也嗚呼周公遠矣勉焉日有孳孳以懋昭周公師保之訓民其庶幾乎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周公精微之訓該本末貫幽明非自強不息者不能

深體而力行之也蓋世有能潔粢豐盛以感神明者
矣未有能至治之馨香也世有能致敬盡禮以告治
功者矣未有能明德之馨香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
其本顯微闡幽昭然周公之猷訓此其至精至微非
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者孰能與於斯宜成王舉
以告君陳既欲其孜孜而又戒其逸豫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而若不克見既克聖而終不克由此人情之同然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物理之所必然也不惑於人情之同然而真能由周公之訓則不異於物理之必然民亦皆由君陳之訓矣夫遵周公之聖訓化商民之愚頑君陳一篇之大旨惟在於此成王於此深教其意即人情物理以為喻故以民之不克由者為戒而以風之能動物者為勉君陳於此宜深知所感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艱者謹其所圖之端繹者紬其所圖之緒方其圖之之初政無大小皆所當謀不可以易心乗之也及其圖之有廢興也出入反覆必與師虞不可以私意專之也以至虞度之稽于衆也庶言雖同尤加思繹又不可以怠心間之也圖於已者復資諸人資諸人者復繹於已然後政不自專而非苟同庶無負於東郊

之任矣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治民之官其於民之未化也必有忿怒疾惡之意其於民之闇化又有求全之心二者皆君之所當忍而後有濟也然無忿疾無求備有堅制力畜之意至於有容德則洪裕寛綽恢恢乎有餘地矣故成王之命君陳首以禁止之辭而終期以遠大之德二者之无

與忍如所謂克伐怨欲不行焉至容德之大則可以為仁故濟言事容言德其淺深之不同如此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德者有義有序有別有信之實也大猷者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道也惟敬可以敷五教惟實有德可以感人心以本諸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

外者也君陳能至敬以行之躬行以率之則五品不遜者變惡而為善彛倫攸序者日進而升猷成周之民偕之大道一時之風俗如中庸之變則化如堯民之於變時雍一人在上端拱無為而獨膺百順之祥其為福寧有限量哉是則臣以一身明化民之道君以一人享化成之福成王之望於君陳者深矣

康王之誥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

薄歛庶民而丕平富此文武之廣德也輕省刑罰而不務咎此文武之不務刑也文武務德而不務刑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其光輝發越昭明于天下則誠之不可揜也至仁之政與至仁之心相為貫通而表裏洞徹真實無偽其於誠明之極功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畢命

惟周公克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

迪王室式化厥訓既歴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周公有大勲勞于王家其所致謹尤拳拳於營洛邑遷商民一世三十年之後然後教化洽于天下此其忠君勤民之功豈苟焉為之哉今日四方之治平一人之安享人見其寧而不知其所以寧也於是周公之化深矣康王幸今日之embed業而安思周公之流風善政感今懷古深思化商民之難而周公之所以慎

始者正將有望於畢公之成終非敢自以為安而悉付之無為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撫世道將隆之運者可以新其政迎人心好善之機者可以導其趨世道之升降亦人心之善惡為之也成周遷殷頑于洛既歷三紀治以三后在周公時世之降也至君陳畢公之時則允升于大猷矣周公之慎始政之初也至君陳之和中畢公之成終則俗革

而政亦可革可以見世道之升降善可以示人心之
勸畢公秉世變風移之後更化善治商俗漸革放心
已收不於此而臧厥臧焉何以使之感激勸慕而撫
隆平之運建无窮之基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古者大臣不以一身之盛德而忽畧於事事物物之
微不以四世之元老而簡於容色辭氣之末盖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而發禁躁妄內斯靜專雖以元老大

臣盛德大業之已至而孳孳兢兢不以一事細微之不謹一時之辭色或輕茲乃所以為古之大臣也衛武公耄期入相于周猶以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自警以敬爾威儀慎爾出話自勉可謂聞畢公之風而興起矣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康王命畢公以訓商民其言一節深於一節蓋以民

資富而不能訓將無以永年而保其富舍德義而為之訓又无以端本而立其大然其所以為訓又非一己之私也稽古訓而已矣能訓於資富之餘大訓明德義之實而又由古訓以明德義之所從出循教化之已然民之從之莫不歷年有永可以一洗其奢麗驕淫之俗民其庶幾乎

修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嗚呼吾讀康王命畢公之書而知其君臣之相與皆不苟於小成也以成周之時四方無虞而康王永懷經邦之謀猶以殷士為安危之所關以畢公之賢懋德克勤而康王期望父師之辭猶有修德而剛柔之迭用蓋天下之治不安則危不可視殷頑為不足掛念也一身之德不修則廢不可使剛柔之或有偏尚也康王既嘆息以自警復誥父師以交警必期天下之常安而相德之益盛其不苟於小成固如此

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皆實德之用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三后之治商頑民不同時而慎始和中成終之政若出於一時君成於一人此心同也慎之和之成之始終之相濟而表裏之相符此道同也此心此道之同則政愈治先後生民之愈久則澤潤愈深及其成功

無有不同者矣三后之成功如天之覆四時生民被澤如水之行地中何幸歟

公其惟時成周建无窮之基亦有无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大臣為國家立無窮之基必其治法之足以相傳也為一身垂无窮之聞必其名實之足以相稱也致君澤民傳遠垂後使國家建久長之基業而身亦不失天下之令名是豈可以茍焉為之哉凡其立經陳紀

所以為世世子孫憑藉扶持之計者必有已然之成式又治之成規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然後王業无窮而令聞亦與之無窮矣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相期於無窮者正如此訓順也成式為治之具也未有無其具而能久其基聞者也

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先王所成之功烈皆前政相與扶持式克至于今日

能盡其心則先王前政之所已為者皆吾之所能為不可以為弗克畏其難而不敢為也能慎其事則先王前政之所已治者皆今日之所當圖治不可以為寡易其事而以為不足為也不畏難而不敢為不易而以為不足為則必與為俱盡而君與臣俱學豈非所謂无窮之基關哉以畢公之克勤小物其必有以處此矣

君牙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君牙祖父之功書于太常之旗其與日月同明者人
所共見也君牙祖父之竭其股肱之力其相與國家
同久者又未必深知也穆王命君牙為司徒推本其
乃祖乃父為周世臣先言其心之微而後及於功績
之昭著可謂不忘其所自出而益足以勉勵君牙於
無窮其旨深矣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

司徒之官在於大布五常之教敬和秉彝之則五典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民則則有親有義有别有序有信也以五典和民則其教不出於日用彝倫之外以中正化民心其本實在躬行心得之間反之於身已正而物正求之於心惟中也養不中此古之大臣以中正立人極而新民之所以止於至善也夫人一身可以檢束而心之隱微未必皆思无邪古人

立教必和敬以當然之則不惟可使民无邪行而能使心無邪心非闡教之極功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小民自傷其艱難不異於天時之寒暑為人上而思其艱難即可保乎民俗之康寧盖艱難怨咨人情之常雖自以為艱難而上不知也既已知之矣又不肯思其飢寒之艱而為圖衣食之易此民之所以終於

怨咨而未嘗有一人之安也君牙雖為司徒實兼教養之責其必深明夫擾兆民之責而重圖之矣民生其難思之則不終難盖天下終無難為之事亦無不可安之民特恐不關念慮未嘗深思之耳其曰民乃寧乃亦難之辭也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文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其功謨之極盛前後之相承可

謂大矣有可大之功謨故有可久之王業其咸以正則无一事不出於正非狹邪之謀逆取之功也其咸周則无一事之不致其周非踈畧之謀淺近之功也閎深廣大之功謨自有中正周密之氣象文武之道於此槩可見矣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司徒之職掌五典之教自堯舜以來則然周家之所

以訓則自太王王季肇其端所以肇基王迹與夫其勤王家者也自文王武王昭其命所以文謨武烈咸以正罔缺者也君牙為周世臣其乃祖乃父皆嘗為周大司徒今日復世其官必思所以敬明其訓惟敷教無忝於前代則令名亦有全於前人皆非持敬者不能也

冏命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

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聰明者文武生成之質齊聖者文武極至之德宜無待於臣人之助矣而小大之臣皆懷忠良惟恐君德之無輔相也忠臣進藥石之言良臣效股肱之助其有輔於一人多矣而侍御僕從必擇正人惟恐近習之有累聖明也此其不自聖之心常資助於人而左右近習朝夕承弼之職尤致其謹此其聰明之愈遠聖所以益聖也歟聰明者資稟之異齊一則作聖之

功也

呂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虞廷人臣治水之功最大水既平矣而尤憂民生之无以食也民既食矣而尤憂民心之無所檢防也九官之命先禹稷而後伯夷穆王之言乃先伯夷而後禹稷豈非伯夷之心因憂民之逸居無教故以三禮

正大典又以五刑明天討禮刑兼用皆以齊民使斯民終身安享平治種殖之功是伯夷之身心尤爲憂民之切而其功與禹稷同論也三后有恤民之功是以有仁民之功其以三后並稱者豈非三后之同心故三后之成功亦不異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五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虞廷君臣其和敬精白之容已足感發人之善心而

無過不及之差猶足以輔人之常性其成德之容中正之法皆足以維持人心於無窮固不以民德之歸厚而廢吾法也此其盛德之光輝與刑罰之精華並行而不相悖豈如後世之淫刑以逞哉

書義斷法卷六

附作義要訣

新安倪士毅輯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省題詩及八韻律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為相熙寧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各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者所當以為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接題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有反接然亦有正

說而不反說者有小講小講首有引入題語有小講上段上段畢有過段語然後有下段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原題有起語應語語結語然後有正段或又有反段次有繳結有大講有上段有過段有下段有餘意亦曰從講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宜今日又變更之今之經義不拘格律然亦當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段愚往年見弘齋曹公宋季書義說嘗取其可用於今日者摘録之玆又見南宮謝氏臨川章氏及諸家之說

遂重加編輯條具如在以便初學云　謝氏章氏說

已載舉業筌蹄中茲不復録

弘齋曹氏涇曰作文各自有體或簡或詳或雄健或穩妥不可以一律論盖文氣隨人資禀清濁厚薄所賦不同則文辭隨之然未有無法度而猶可以言文者度者何有開必有合有喚必有應首尾當照應抑揚當相發血脉宜串精神宜壯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則是一篇之中逐段逐節逐句逐字皆不可

以不容也又曰文字大概以純者為合格健者為有氣合格者中程度有氣者起人眼目然令人作文於二者皆易有病蓋似純者無氣𢙎則率畧委靡又不足以起人眼目似健者多草野則夾雜怪僻又不可以合有司程度如愚所見當於規矩之中用老蒼之體厭幾合格則不為有司所擯出奇則又非低手可及必識此意乃可進步

又論立說大要曰主張題目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

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然後一見題目胷中便有稱量然又須多看他人立意及自去歷練則胷中自然開廣又不要雷同將文公四書子細玩味及伊洛議論大概皆要得知則不但區處性理題目有斷制凡是題目皆識輕重皆區處得理到若所謂經旨者亦試言其概唐虞題目須要識得他氣象渾厚處湯武征伐須要見他不得已處商盤周誥須要見他忠厚處如大禹治

水之行所無事太甲之悔過伊尹一德之告歸盤庚遷亳之為民高宗之有志中興洛誥之倚重周公及周公切切告歸之意君奭之挽留與夫無逸之本旨及化商一切事體皆大勢所重也則就這上立意得切者最好自此之外亦難盡言或題目散頭緒多我須與他提一箇大頭腦如王會龍省試義提道字串是也其題目云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王會龍義起語云人君道與心為一既欲參古人之善而無愧大臣心與君為一猶

欲取天下之善而無遺蓋道無終窮不在吾身則在古人或在天下君不自聖而益求乎古臣不恃君之聖而益求乎賢此所以能致其君之備道也歟或提題字做綱目亦如王會龍之提道是也或用經句最切者如周明之百志惟熙之題以勿忘勿助為主是也明之義愚未之見如林逢龍太學發解義以有德必有言為主亦是也其題目云德无常師主善為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逢龍接題云有德者必有言惟德之會於吾心者既極其精微則言之散於天下者皆稱其廣大有如德之所在苟擇焉而不精則言之所發必言焉而不詳矣何以為大公至正之論而息夫人之異論也哉此伊尹之告太甲蓋欲其以德之一為言之大也餘皆不可以盡言但緊要者

一題須要截得上下住須提得緊要處重其細碎處放輕不妨有道理合經旨又不雷同又教人一見便曉如此便是主張大概以此立心以此用工自當有所見也

或曰行文關鍵則習常讀熟做熟則行文自然熟凡做商周題用唐虞事則精神壯觀做唐虞題用商周事則不甚好大凡義不必長亦不必短在措辭如何耳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為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

為短務高則多涉於僻欲新則類入於怪晦則讀之使人厭淺則讀之使人輕下字惡夫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澁主意惡夫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學者所當知也又凡做君題國家題反處不可太甚只須輕輕說過

存庵胡氏初翁曰聞之前輩凡做唐虞題目不尚反盖彼時無此等不好氣象也

論冒題

或曰破題爲一篇綱領至不可苟句法以體面爲貴而包括欲其盡題句多則融化不見其不足題字少則敷演不見其有餘命意渾涵而不失於迂用字親切而不病於俗斯得之矣接題所以承接破題之意一篇主意要盡見於二三句中尤不可不用工也

或曰冒頭如人頭面著不得十分多肉肉多則如有肥氣不雅觀也

原題

弘齋曹氏曰原題之體其文當圓其體當似論前輩考校多於題下看人筆端須是見識高看文字多方於此有議論慷慨之體中間最不要露圭角又不要作成段對文只要參差呼喚圓轉可觀大抵是喚起之後便應一應結一結然後正一段反一段又總繳結此為正體其反說者不必多比正段宜減大半又或有於正段後復作一段或是引事或是譬喻如此議論竟不必作反段亦可也

講題

愚按舊義必有餘意及考經亦曰原經今日固不拘此然遇可用處亦宜用之但不必拘泥耳弘齋論餘意原經二條摘録于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若用亦只數句拈撥足矣不可失之太多也

弘齋曹氏曰所謂餘意乃是本題主意外尚有未盡之意則於此發之須是意新又不背主意仍於主意有情乃可這個有數様本意所輕者於此却微與提起

本題頭緒多者此處與貫而一之本意作兩傳不相關者此處與發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轉来言之若只是本題意又来說作一片全無些斡運則徒勞耳

又曰當初所以有原經者須是說這箇題目其來歷次第如何或是誰人做底事他這事是如何或是誰人說底話他這話是如何要推尋来因究竟下稍結殺方謂之原經也第一要認他先後次序倫理分曉及

提得箇血脉端正然後擺布做來且如大槪稱頌事實之題當旁引事實來證主意分輕重呼喚方引入本題出處更自與他照應議論然後結之此格甚平正初無難也若是戒告之題須要認他先後次序如太甲上中下三篇及一德之書盤庚上中下三篇周家大誥東征召誥誥洛多士遷商民這箇先後之次截然最要鋪擺仔細又不但篇目次第只一段中亦要分次第不可截斷如本題係是在前則起頭宜作

議論一喚喚動即就題目說来便就此解他正意這
田方纔迤運轉去尋後面事使去云不特此爾後面
又作如此說下梢又是如何却於本題後引来擁從
之結之此一體也如本題係是在後則當起頭逐一
原去其初是如何中間又如何乃引入本題却作一
小片議論而結之又一體也引事不在多只要精切
我得一句是切只就此一句發明全靠善於斡運耳
凡引事寧可真而少不可多而雜最要識此意要之

大概起頭多是引證中間便當喚出出處然後便當

解意分曉結之此又大概原經之法也

結題

弘齋曹氏曰結尾亦要識體格不但用事證題而已若

本題係有大節目事體則宜就此究竟到實結裏處

結之此為議論到底是一格也本題用經句主張有

来歴者宜於結尾喚起出處狀得分曉此有根據有

首尾文字是一格也此外又有定格說唐虞治體宜

以成王對之說盤庚遷亳事宜以周家伐商事證之
皇極之說宜以聖門事證之二典三謨亦然湯武征
伐宜相照證周名告歸可互參考三后伐商皆要相
串最宜識此意其他方可泛引事證耳又或本題中
實有議論未盡而道理實有當發揮者又當作一段
議論不必用事亦可也引事之體既引狀本題後又
須更喚起一喚以已意慷慨議論斷制主意教他響
朗然後結之此可以見人筆力宜耐心加工也

又總論于後曰以上亦據所見畧言之耳其詳不可盡
也在乎即類推之以心體之自求其意於外而得胷
中之活法乃有實工夫耳要是下筆之時說得首尾
照應串得針線細密步步思量主意句句挑得明緊
教他讀去順溜又大概文字全在呼喚有時數句全
在數箇字挑剔得好須是十倍精神自此之外又有
一項法度一篇之中凡於過叚接頭處當教他轉得
全不費力而又有新體此雖小節亦看人手叚如陳

懋欽省試會其有極義自接題小講及原題講段原經結尾一切轉頭處並不用尋常套子如嘗謂今夫之類起語舊義多用嘗謂二字作原題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蓋只教他人不見痕跡而又自是轉換最妙者有江萬里易義之體分明是於此出奇亦活法之可法者也然此亦不甚緊要因筆謾及之

作義要訣